



# 一個別具意義的祝壽集會

印順導師八十壽慶

幻覺生

一九八五年四月四日，在美國洛杉磯的觀音寺裏，舉行了一個別開生面的隆重集會。這個集會的主要目的，是慶祝遠在臺灣的印順導師八十壽辰，祝福他法躬康泰，福壽無量！

發動這次集會的主要人物，是長住在紐約的仁俊法師。過去在福嚴精舍直接或間接親近過印順導師的出家同門，僑居在美國的並不太多，在紐約方面，除了仁俊法師之外，其他寥寥無幾；而在洛杉磯方面，却有筆者等三四人。仁俊法師是一個有心人，他在農曆年後，便從紐約來到西部旅行，先在舊金山住了一個多月，隨緣說法，四月一日由舊金山轉到洛杉磯，住在大覺蓮社，邀集大家舉行慶祝印公導師八十壽辰的集會，這是他此次西行的主要目的。

關於印公導師的誕辰，一般人知道的並不多，就以筆者而言，我在福嚴精舍住過十四年，親近他的時間雖然不算太短，但是，究竟那一天是他的誕辰，尅實地說，我也並不十分清楚。因為，印公導師是個道道地地標準樸素的讀書人，一生從事治學研究，在今天的佛教界裏，是個偉大而傑出的權威學者，即以近代佛教史看，也是一個偉大的佛教思想家。由於他對佛法的體解太

深，力行實踐，早經擺脫了世俗的情見，對於生日，看得非常平淡，近於絕口不提。我在親近他的時期裏，從未聽他提過自己的身世和生日之事。雖然每年有人爲他祝壽，但他都是屬於不情願的被動性質。根據鄭壽彭編的「印順導師七十年譜」所記：他是生於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農曆三月十二日（清明前一日）。如果依據「清明前一日」計算，那是陽曆的四月四日。不過，他的生日究竟是以農曆爲主，還是以陽曆爲主？我們沒有聽他提起過。福嚴精舍每年陽曆四月四日做一次「般若法會」，據說就是慶祝印順導師的壽辰，可是，有時臺北有許多他的皈依弟子，又在農曆三月十二日爲他祝壽，到底印公導師的生日是以陽曆或農曆爲準，我想別人無法肯定的回答這個問題，唯有導師本人才是最清楚的。

我們選擇陽曆四月四日爲印公導師祝壽，這是依據福嚴精舍的舊例。今年的四月四日，是星期四，美國是個工業社會，一般人都要去上班，導師的在家皈依弟子，僑居在洛杉磯的，人數不多，而且都是老年的退休階級，所以，我們沒有改變日期，仍在四月四日舉行。起初決定上午舉行，因爲印海法師有佛事，乃改

在下午舉行。王良信夫人薛佩蘭女士和其公子王國正居士，一大早送來了供菓，他們因為下午有事，不能參加祝壽集會。王夫人和她的公子，不是印公導師的皈依弟子，他們只是因讀印公的著作，而是他的私淑弟子。下午二點過後，印海法師帶領，由 Monterey Park City 開來了三部車子，帶來了十多個人，仁俊法師也來了。二點半開始，先在佛前舉行祝壽儀式：唱香讚，唸金剛經，唱藥師佛大讚，誦念藥師聖號，至延生位前回向。仁法師主持拈香，印海法師敲磬，會能法師敲木魚，超定法師司鼓。我是一個心臟開過刀的廢人，不能唱唸，只有權充攝影記者之職。參與祝壽的雖然僅有十多個人，由於唸誦虔誠，聲音和諧一致，備極莊嚴隆重。

佛前的慶祝儀式結束之後，接着舉行了一個別開生面的座談會。

首先由仁俊法師講話：

本人這次來洛杉磯，唯一的一件大事，就是參加慶祝印公導師的八十誕辰。最近十幾年來，沒有見到他，但是，在我的腦海中，却時時的想到他。因為他生平對佛教的真實貢獻，以及給我們每一個跟他學的人，印象非常深刻，所以念念不忘！

關於印公導師對於佛法的思想理解，是太深廣太切實的了。現在簡單地說，從他的著作和言行中，據我個人所了解的，他對佛法的分析，是洗煉得最徹底，建立得最具體的。無論就根本佛教，原始佛教，大乘佛教，以及後期大乘的密宗來說，由於流傳的空間與時間太廣太久了的關係，有着許多外來的複雜思想，滲透到佛教中來。佛法有它純正的一面，由於它的含容性很大，它是盡量地吸收世間法的，不隨便地與世間法形成對立，從好的方面來說，這是佛法的「方便」。就這一意義和立場來看，因為吸收外來的東西太廣，這中間有邪有正，有半邪半正。印公導師對佛法的貢獻，他將佛法的原原本本，說得非常清楚。什麼是佛法的根本，什麼是其他的外來思想滲透到佛法中來的，甚至這些外來思想將佛法的本質掩蓋住了，一般人竟然誤認這些外來的思想

是純正的佛法，而將真正的純正佛法反而忘記了，他在這些地方，點得非常清楚。如果不經過這樣的洗煉，不能將佛法的本質顯現出來，我們儘管學一輩子的佛法，也不知道佛法的根本核心在什麼地方。導師是獨具慧眼的人，他能將佛法的本質說得很清楚，等於我們見到了釋迦佛所證悟的正法。因此，導師可說是佛法中的眼睛，把許多外來滲透到佛法中的東西，洗煉得非常徹底。也許有的人認為，過於洗煉得徹底，等於是破壞佛法，但是，他對佛法也建立得非常具體。從人天乘法，乃至到佛乘，一層一層的，建立得非常完美、明白、周到，沒有一點偏曲的。因為洗煉得徹底，建立得具體，所以，完整的根本佛法，才從他底著作中或日常生活的言行中，具體地表現出來。在座的諸位，對於導師的著作或言行，了解得比本人更深刻清楚，用不着多說。

導師對於佛法的本質，他是洗煉得最徹底，建立得最具體的，假使我們要在佛法當中，能夠睜開自己的眼睛，能夠展開自己的智慧，應該好好地對他的「妙雲集」用一番功夫，知道它的重點在什麼地方，甚至每一本書的重點在什麼地方；把導師所指示的佛法，當做一面鏡子照照，與今天流行在臺灣、香港、南洋、或美國等地的佛法，究竟是個什麼情況，是正是邪，或是半正半邪，才能了解出來。現在流行的佛法，複雜極了，究竟什麼樣子叫做佛法？有的人也許客氣，說他越學越糊塗了，你說這個好，他說那個好，到底是那個好？無法分別。這個原因是什麼？因為佛法是有它的體系的，一般人不從它的思想體系去着手，最初聽到什麼，就認為那個是對的，等到看經看多了，聽經聽多了的時候，發現這部經裏是這樣說的，那部經裡又是那樣說的；這位法師（或居士）是這樣講的，那位法師又是那樣講的，反而把自己攪不清楚了。這是對於目前流行的佛法，沒有能夠把握住它的中心所致，也不能從佛法的思想體系方面，去說明佛法的本質。所以，佛法的本質，便一天一天的淡薄，淡薄到最後，就是佛法的滅亡。佛法的存在，並不是以現在的三寶或藏經的存在而存在的，如果沒有人從根本上、本質上去把握住佛法，表現其精神，儘管它的外表做得多麼的清淨，好看莊嚴，實則上也是一名存實

亡」。

今天我也沒有太多的話說，希望在座諸位法師，好好地用番工夫多讀導師的著作。本人天資很拙，每天總要抽出半小時來閱讀他的著作，不論每天如何忙碌，即使一天二十四小時不睡，不讀他的著作，總是睡不着的。這樣好的著作，不讀總是感到太辜負了它。

其次是筆者講話：

今天是印順導師的八十壽辰，我們在美國爲他舉行祝壽儀式，尤其是仁公法師，特意地從紐約而來參加，這份無比的誠意，更爲難得。印順導師在佛法上的成就，是舉世所知的。撇開他在治學上的成就之外，就是他的德行、慈悲、風度，乃至做人的品格各方面來看，在今天的中國佛教界裏，也是不易多見的。至於他在佛法上的偉大傑出的成就，我想凡是細心地讀過他底全部著作的人，總會有一個具體的認識，他那高度過人的智慧，長於思維分析的研究精神，見到一般人不易見到的問題，融會綜合，去蕪存菁，脫離前人的舊說，直探佛陀的本懷，形成他對佛法的獨特的思想體系，建立他對整個佛法的深刻的認識。在從事佛法的研究方面，他是近代中國佛教史上最偉大最傑出也是最有成就的一人。記得過去大醒法師曾說：「圓瑛法師一生的著作，比不上印順法師一篇文章的備值！」三十多年前，當我聽到大醒法師對我們說這句話的時候，總是難以置信，打從內心上認爲他未免言之過甚，過於誇張，但是，經過三十多年自己在佛法上的研究，廣泛地閱讀，對佛法的思想體系具有一分認識之後，深覺醒公此言不虛。圓瑛法師的著作只是抄錄古人的文字而成，自己缺少獨立的思想見解，這種完全因襲古人的舊說，怎能與印公導師的文章相比呢？

談到印公導師的思想體系，應該要做一個專題的研究報告，或寫一本專書來分析論述，從他早期的思想，以及中期和後期的思想演變，這與他讀到藏文資料和南傳典籍以及近代日本佛教學者研究的著作，當然有着或多或少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關係。討論

到這些問題，當然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明白的，在今天的座談會上，也不適宜做這種冗長的分析論述。

我親近印公導師的時間，雖然不能說很長，但也不算太短，在福嚴精舍的十四年中，至少有一半時間是親近他的。可是，我的業障深重，身體多病，加之天資愚鈍，對於印公導師在佛法上的成就，學到的太少了。不過，由於多年來受佛法的熏陶，從他的著作裏，得到不少的思想啓示和治學方法，今天我對佛法的思想發展及其演變，以及對經論中的思想法義還有一分分辨抉擇的能力，知道如何運用資料做研究工作，這些都是受到印公導師思想的啓導而來的。

前年我在休士頓心臟開刀之後，到菲律賓調養了半年，上年春間，我由馬尼拉來美國，路經台灣，停留一月。留台期間，曾經二度前去看望印公導師，並爲他攝影乙幀，我也與他合影一幀，時間真快，不覺又是一年了。在座諸位，可能有人很多年沒有見到導師了，大家從照片上，可以見到一年前他底身體健康狀況。我二度去看導師，未去之前，自己總是先提醒自己，他年老體衰，精神體力較差，不要與之談話太久，以免傷神。可是，交談之後，大多都是導師發言，我成了忠實的聽衆，從世局、目前的佛教，一直談到佛法的根本思想問題，他越講精神越好，大有「欲罷不能」之概，真是出乎想像之外，我一面聆聽他對於任何問題，都有其深入的觀察分析能力，精闢獨到的見解，我一面也想到一個年老的老人，一生的治學成就，在衰病的靜養中，平日很少有人去看他，而去看他的人中，能夠可以暢言交談的、做思想交流的，大抵爲數不多，一旦見到一個過去親近他多年的人，沒有離開過佛法研究的崗位，僑居海外多年，難得一見，相見之後，總有盡情地一叙胸中的感懷，這是人之常情。我默默地凝視他談話時的丰采神情，同時，我更感到他內心的孤寂一面。

印海法師講話：

我親近印公導師的時間，與幻生法師親近導師的時間，可能不相上下。最初我是親近慈航老法師的。慈老閉關以後，導師來

台主持海潮音月刊，我去爲海潮音校對服務，那時流行在少數師友口中的一句戲言：「老印小印，同辦海潮音。」自從福嚴精舍成立之後，慈老圓寂，我便去福嚴精舍親近導師。我是一個很愚笨的人，對於導師在佛法上的廣大無邊的智慧，沒有學到，只是在做事的方面，秉承導師的意旨，服務了不少時間。

慧日講堂創建成功，導師担任住持，我去當家。三年以後，導師辭去住持，到嘉義妙雲蘭若掩關，要我接任慧日講堂住持，慧日講堂住持是三年一任，我担任慧日講堂住持，先後有三任，以及福嚴精舍一任，算起來也有十多年的時間。在這十多年中，由於我們根機很鈍，對於他老人家的智慧，沒有學到千萬分之一，可是人家看我親近導師這麼久，總以爲我如何了不起了，事實並不如此。爲什麼我要這樣講？我很相信看相人說的幾句話：「我是沒有錢的，人家看我非常有錢，我是沒有學問的，人家看我很有學問。」（這是印海法師的自謙之辭，事實他是有學問和財富的。——記者）今天我在佛教界裏，尙能本着正統的佛法道路去走，來美之後，成立法印寺，隨分隨力的做弘化工作，平日做人處世，待人接物，都是受到他老人家的影響很深。

印公導師不但在佛法上有很高的智慧，即是一般世俗的智慧，也是常人所不及的。他居常待人接物，做人處世，都是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。我親近他十多年中，沒有看到他對任何人有疾言厲色的時候，他那高度的做人修養，是不易學到的。他對每一件事的看法，看得既遠且深而切，爲一般人所不及，如果不具有高度智慧的人，怎能做到？有人說虛雲老和尚待人接物的世故經驗很深，印順導師在這一方面，與虛老也不相上下。

剛才仁公法師說：他每天在任何忙碌的情形下，總要抽出半小時來閱讀印公導師的著作，這給我的啓發和感觸很大，我希望我們真正爲導師祝壽，應該效法仁公的精神，每天也去讀妙雲集半小時，將導師的智慧，永遠地存養在我們心中，這才是最好的祝壽辦法。佛前的念誦禮拜祝壽，只是一種外表的形

式而已。

#### 周宣德老居士講話：

我是印老的菩薩戒弟子，他是我的得戒和尚。受戒之前，我聽過他講經，也會經跟他單獨談過話，在我的印象中，他是一個很直爽的人，沒有一般的轉彎抹角的隱藏情形。我跟他的因緣，可以分幾點來說明：

一、一九五七年，泰國政府擴大舉行紀念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年大會，邀請各國佛教團體派員參加，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，推選甘珠、印順爲代表，道安、道源和本人爲觀察員。大會非常隆重莊嚴，我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用英語宣讀蔣總統賀電的時候，數十架鎂光燈圍着我照個不息，使人眼花撩亂，下面的掌聲，一陣一陣地響個不停。回到代表席上，印老一直誇讚我講得好，爲國家增光榮，使我感到無上榮寵。大會結束以後，我們要到高棉訪問，恰好那時中棉剛剛斷絕邦交，我向駐泰杭立武大使請示，能否去高棉訪問？杭大使不敢決定，要我們向金邊華僑總會接洽。我致電金邊華商會，他們要我等幾天，仔細地研究一下再決定，可是，我們的時間不容許我們留在泰國等候，因此，我徵詢代表團同人的意見，印老非常爽直的第一個帶頭發言，一切完全由我全權作主決定，他們決定跟隨我走，一體行動。其他幾位，因印老帶頭，也隨同附和。高棉是個佛教國家，我們的華僑也都是佛教徒。第二天我們包了一架小飛機，飛到金邊，機場上一片人潮，到處飄揚着中華民國的國旗，以及歡迎代表團的布招；許多僑胞並帶了刀棍等防衛武器保護我們。在中棉斷交之後，我們做了一次成功的訪問。如果沒有印老豪爽的全力支持，我也不敢貿然決定去高棉訪問的。

二、有一年導師過壽，我去參加，演培法師也從新加坡回來，大家坐在一起談話。演培法師提議，要爲導師籌集一筆基金祝壽，用做文化或慈善方面的事，他負責在新加坡籌集一百萬元新台幣。導師始終不參與意見，也不表示可否。後來，他要我坐到

他的旁邊，問及大專佛學社團有多少學生，我告以有二三千人。他說：他想把妙雲集裏，選錄幾篇適合大專同學閱讀的文章，印一部「妙雲選集」。印老說過之後便回到房裏去了，沒有再聽大家提議爲他祝壽的事。「妙雲選集」印了一萬本，寄了三四千本給我，我分寄各大專院校佛教社團，給同學們閱讀。

三、慧炬是代辦各種大專同學佛教獎學金的機構，出版「慧炬」月刊，成爲各大專院校佛學社團的聯絡總部，也是各大專院校同學集會活動的中心，原有的二層建築，已經不敷使用，必須增建。那時我已來到美國，由慧炬代董事長傅先生負責，跟包商接洽之後，上面再加建三層，共爲五層，建築費是新台幣三八零萬元。慧炬本身是沒有錢的，傅先生來電問我，如何決定？我回電給傅先生，要他跟包商簽約，決定加建。可是建築經費，必須立即設法籌措，我人在美國，總不比在台灣方便，頗爲心急。因此，我第一個想到的人，便是印老。我將慧炬增建房屋的情形，詳細地寫了一封信給他，希望他有所贊助。印老回信給我，非常客氣：「宣公長者：印體衰多病，殊少活動，學生散佈各處，從未聯絡。近接來書，僅能隨喜而已。」我以爲印老所說「隨喜」，爲數有限，也可能是一萬或五百。過了不久，他派侍者專程到台北，送了一封信給我，由傅先生代拆，出乎意外的，內係四十八萬元，真是難得。慧炬增建房屋部分，共得五五〇人贊助，得款四四〇萬元。印老却是最先和最大的有力支持者。

我和印老接觸久了，認識越深，知道他是一個說話非常爽直的人。在這個時代，過分爽直了，不免會得罪人的。我聽到許多批評他的話，但我沒有在他面前提起。總之，他的德行，他的偉大，不是尋常人所能企及的。

#### 何楊晋居士講話：

我是到台灣以後，才開始學佛的。起初連「三寶」這個名詞都不懂。自從皈依印順導師之後，常常聽他講經說法，越聽越有興趣，時間久了，我對佛法也有了不小的了解和認識。只

是口拙的我，不能將印公師父說法的精要地方，轉述他人，真是慚愧！

外子何體剛先生，他是什麼都不信的。有一次，我要他和我一起聽印順師父講經，他以一種輕賤的語氣對我說：「聽和尚講經，那是你們女太太的事，我才不去呢！」當時我靈機一動：「那麼聽名人演講你去不去？」「聽名人演講我當然去。」「告訴你，我的這位師父就是一位名人，並且還是一個有名的學者！」我的先生就是這樣去聽導師講經的。聽完經，回家的途中，他對我說：「原來佛法這麼好，你怎麼不早些告訴我呢！」第二天又到聽經的時間，想不到他竟然主動地催起我來陪他去聽經。以後除了他有特殊事情，凡是印順導師專題演講或講經，他是很少缺席。

我的先生聽經了，許多熱心的師兄弟們，勸他皈依三寶。可是，他堅持的條件是：皈依可以，但是不磕頭。其理由是：「專制的君主時代，一般百姓要向皇帝磕頭，現在是民主時代，一般人對國家元首都不磕頭，向和尚磕頭，那是辦不到的！」熱心的師兄弟們，到華嚴蓮社跟智光老法師講，智老答應了，只要他皈依，不磕頭可以的。我的先生又古怪起來了，他要皈依，只有皈依印順導師，其他任何人是不皈依的。師兄弟們又向印順師父要求，導師說：「要皈依，就得磕頭，不磕頭，就不要皈依。」雙方堅持的條件無法溝通，外子皈依三寶的事，只得中止下來。又過了很久時間，外子聽經多了，對佛法的了解也多了，他那堅持皈依不磕頭的頑強態度，終於軟化下來，誠心誠意的皈依了印順導師。不過，他除了向印順師父磕頭之外，對其他法師，還是不磕頭的。

民國五十一年，印順導師在慧日講堂講「五戒之原理及其實踐」專題，連續講了七天，我和外子每天都去聽講。演講結束，有許多聽衆要求導師爲他們傳授五戒，紛紛報名登記。我和外子本來已經走出講堂很遠，出乎意外的，外子突然跟我談起要受戒的事，當然，我立即慫恿他報名參加，因此，（下轉第12頁）